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7 May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六十七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2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
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
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2 年实质性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
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
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
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11/41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其第 66/225 号决议也请秘书长向其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是应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决议要求提交的。

* A/67/50。

** E/2012/100。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的关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3 月 29 日期间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报告*

摘要

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使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若干规定的政策和措施给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报告所述期间,有 122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 12 名儿童,有 2 077 人被打伤,其中有 362 名儿童。截至 2012 年 2 月,有 4 411 名巴勒斯坦人依然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据报这些人的权利遭到了侵害。2011 年,以色列当局摧毁了 620 间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物,比 2010 年增长了 42%。由于房屋被拆毁,总共有 1 100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另有 140 人由于定居者暴力而流离失所。

约有 519 000 名以色列定居者居住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144 个非法定居点和约 100 个前沿定居点。与往年相比,2011 年定居点活动有所增加,破坏了巴勒斯坦领土的毗连。定居者暴力有增无减,巴勒斯坦人的财产继续遭到霸占。

以色列继续修建 708 公里长的隔离墙,其中 85%是在西岸以内。隔离墙隔断了社区与自然资源,并切断了东耶路撒冷与其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联系。

自从哈马斯 2007 年 6 月接管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行了封锁,继续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

2011 年期间,以色列为西岸以内巴勒斯坦人的移动设置的障碍增加到总数为 520 种不同的各种障碍。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持续开采自然资源,使这些资源遭到危害。此外,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继续在水权分配方面遭到歧视。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增长仍不可持续,经济复苏起点低,而且主要是由非贸易部门拉动。失业率居高不下,贫穷和粮食不安全依然十分严重,在加沙尤为如此。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继续进行定居点扩张,叙利亚阿拉伯人在获取资源方面继续遭受歧视和限制,包括征用资源专供定居者使用。

*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感谢以下机构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政治事务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

一. 导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1/4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6/225 号决议对占领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做法表示关切。这些做法包括造成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保护。经社理事会深为关切以色列非法武装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的暴力不断增加，关切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继续被关押，条件恶劣。经社理事会和大会还关切以色列加速修建定居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修建隔离墙；开采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毁坏住房、经济机构、农田和基础设施；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取消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权；以色列继续奉行关闭和严格限制人员和货物出入的政策，包括封锁加沙地带。经社理事会第 2011/4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6/225 号决议还强调以色列的做法对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及经济条件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2. 经社理事会和大会请秘书长就经社理事会第 2011/41 号决议和大会第 66/225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提交报告，审查占领国以色列违反上述决议的做法。

二.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伤亡情况

3. 2011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直接冲突中，有 122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2 077 人被打伤。大多数伤亡是由以色列安全部队所致，一人死亡和 205 人受伤是由定居者袭击所致。在伤亡中，有 12 名儿童被打死，362 人受伤。在同一期间，6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包括 2 名儿童，66 人受伤，包括 2 名儿童。¹

4. 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约三分之二的伤亡与定居者暴力或定居点活动有关，包括在抗议定居者袭击的游行示威过程中发生冲突、霸占土地以及限制通行以保护定居者及其扩张所造成的伤亡。² 根据以色列第 101(1967)号军事命令，以色列当局认定，在被占领土上举行集会和游行，如未获得以色列军事指挥官的允许，即使是非暴力活动，也属于非法集会，这些活动大多遭到强行驱散。³

5. 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主要是由以色列的空袭、军事入侵和法外暗杀所致。伤亡人员中包括 21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有 7 名儿童和 2 名妇女，他们在加沙地带限制出入区遭到枪杀。²

¹ 资料由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提供，平民保护：伤亡数据库，可查阅：www.ochaopt.org/poc.aspx?id=1010002。

² 资料由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提供，2012 年。

³ 以色列民权协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2011 年 12 月，第 50 页，可查阅：www.acri.org.il。

逮捕和拘留

6. 在 2011 年期间,以色列部队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西岸实施了约 4 200 次搜捕,期间,逮捕了 3 150 多名巴勒斯坦人。² 至 2012 年 2 月,有 4 411 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监狱中关押,其中有 183 名未成年人。⁴

7. 行政拘留由军事指挥官授权,被拘留者未经审判或指控被拘留六个月,并可无限期地延长。被拘留者可在军事法庭对拘留令提出上诉,但他们的律师无法得到有关拘留理由的信息。⁵ 至 2012 年 2 月,有 320 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监狱被行政拘留。⁶

8. 此外,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囚犯转移到以色列境内的政策违反了以色列作为占领国根据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⁷ 如 1967 年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所述(见 A/66/358, 第 18 段),这一政策不仅给囚犯,而且给囚犯的家属带来痛苦,家属几乎没有探视权,而那些正式规定的权利则由于以色列实行的繁琐的许可证和核准制度而基本上失去意义。

9. 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儿童继续“在逮捕、转移和审讯期间遭到有系统的虐待”,包括身体和语言上的虐待,还有威胁、恐吓和单独监禁,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相当于酷刑。⁸

10. 与以色列儿童不同,巴勒斯坦儿童受以色列军法管制,该法对未成年人所提供的保护远远少于以色列刑法(见 A/66/358, 第 35 段)。2011 年,平均有 192 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⁹ 自 2000 年以来,有大约 7 500 名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当局拘留或起诉。¹⁰ 据估计,在西岸,对未成年人的起诉有 99.74% 被定罪,案例中 98% 的儿童被判处监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儿童判处监禁的比例约为 6.5%。¹¹

⁴ 数字由 Btselem 记录,可查阅: www.btselem.org/statistics/minors_in_custody 和 www.btselem.org/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

⁵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第 14-15 页。

⁶ 见 www.btselem.org/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

⁷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3 号。

⁸ 细节见保卫儿童国际巴勒斯坦支部:“儿童自述:拘押在以色列军事法庭系统的巴勒斯坦儿童的处境”(2012 年 1 月),第 3 页。

⁹ 同上,第 7 页。

¹⁰ 同上,第 4 页。

¹¹ 同上,第 5 页。

以色列行政和立法措施

11. 由于存在双重司法系统，即对以色列平民使用民事法庭，而对巴勒斯坦人使用的则是保护程度较差的军事司法系统，因而使得以色列平民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更形恶化。¹² 对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对定居者或以色列军队提出指控，其程序往往十分复杂，令人望而生畏，因此许多人放弃提出指控。

12. 以色列推行一种排斥、歧视巴勒斯坦和贝都因社区并使之流离失所的土地开发模式。¹³ 以色列在C区¹⁴ 和东耶路撒冷实行的划区和规划制度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增长和发展，而对以色列定居者则提供了优惠待遇。这一待遇包括批准总计划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参与规划进程，分配土地和水资源等。²

13. 上述这些种种限制阻碍了在C区 70%的地方开展巴勒斯坦社会和经济活动。¹⁵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35%的城市土地被没收，用于开发以色列定居点，22%被划为绿地和公共基础设施，只有 13%并吞的土地划供巴勒斯坦建筑之用，这不能满足巴勒斯坦居民的自然增长。¹⁶

破坏和没收财产

14.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三条禁止破坏“属于私人，或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或社会或合作组织”的财产。

15. 2011 年，以色列当局总共破坏了 620 间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物，比 2010 年增长了 42%。这些建筑物包括 222 间房屋，170 间畜舍，43 个雨水蓄水池，两间教室和两座清真寺。拆毁这些建筑物使约 4 200 人受到影响。²

16. 上述这些数字是在 1967 年至 2010 年期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被破坏的约 24 800 间巴勒斯坦建筑物基础上新增的数字。¹⁷ 根据以色列当局的说法，2011 年拆除的是那些没有以色列建筑许可证的建筑物。应当指出，巴勒斯坦居民要想获得这种许可极为困难。2011 年被拆除的巴勒斯坦拥有的建筑物，60%以上坐落在以色列当局划拨用于建筑定居点的区域内。²

¹² 资料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提供，2012 年。

¹³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的适当住房问题和在这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其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所报告的资料，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1815&LangID=E。

¹⁴ C 区包括西岸的大部分地区，该区完全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包括民政事务。

¹⁵ 国际劳工组织，“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工人的状况”(2011 年)，第 3 页。可查阅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s/wcms_155419.pdf。

¹⁶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东耶路撒冷：关键的人道主义关切》(2011 年 12 月)第 2 页，可查阅 www.ochaopt.org/documents/ocha_opt_Jerusalem_FactSheet_December_2011_english.pdf。

¹⁷ 资料由以色列反拆除房屋委员会提供，可查阅 www.icahd.org/?page_id=5508。

17.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所有巴勒斯坦的住房中，至少有 32%没有难以获得的建筑许可证，因此，至少有 86 500 个居民有沦于流离失所的危险，特别是尚待实施的对巴勒斯坦的住房拆除令估计高达 20 000 个。¹⁸

18. 以色列当局拆除了东耶路撒冷的牧羊人酒店，这是一座巴勒斯坦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拆除的目的是要为新的定居者住房单元腾出地方。¹⁹

19.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报告说，以色列当局在 2001 年期间没收了西岸的约 896 000 平方米农田。¹⁹

流离失所和被驱逐出境

20.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禁止把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强制移送，但如因确保有关平民安全或必要军事理由有此必要者除外。

21. 2011 年，西岸近 1 100 名巴勒斯坦人因家园被拆毁而被迫流离失所，其中一半以上为儿童。这是 2010 年流离失所者人数的两倍。此外，2011 年，有 140 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而被迫流离失所。²

22. C区仍有 155 个放牧社区，自 2000 年以来这些社区的状况不断恶化，其一半人口被赶出西岸放牧区，失去其牲畜群，不情愿地搬迁到小村镇，因此被迫过上定居生活。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实行有计划地拆毁传统的基于蓄水池的水利基础设施的政策，这种设施对维持贝都因人的游牧和农业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见A/66/358，第 42 段)。多达 2 300 名贝都因人居住在耶路撒冷周边地区，其中大多数人为难民，如果以色列当局坚持完成其报告的定居计划，2012 年这些人也可能被迫流离失所。随着定居点继续扩大，约旦河谷的农村社区也有可能进一步遭到拆毁。²⁰

23. 1967 年东耶路撒冷被占领时身在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指定为永久居民。根据以色列法律，永久居民被视为希望生活在以色列但并未按照《回籍法》移民至该国的外国公民。因此，以色列把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视为移民(见A/66/356，第 34 段)。²¹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在以色列或被占领东耶路撒冷之外居住 7 年，或在获得其他国家永久居民身份或公民身份时，就可能并确实失去其永久居民身份。以色列可能并且已经以“对以色列国不够忠诚”为由，

¹⁸ 资料由以色列反拆除房屋委员会提供，可查阅 www.icahd.org/?page_id=5374。

¹⁹ 资料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2012 年。

²⁰ 大赦国际报告的信息，可查阅 www.amnesty.org/en/news/record-number-palestinians-displaced-demolitions-quartet-continues-talk-2011-12-13。

²¹ 该政策是根据高级法院 Mubarak Awad 案制订的，高级法院裁决，巴勒斯坦居民的身份应根据移民立法《以色列入境法》(5712-1952)予以管制。

吊销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居民身份。这是《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²² 所附《章程》所禁止的，东耶路撒冷的许多巴勒斯坦居民如果行使其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权，其永久居民身份则有可能被吊销(见A/66/356，第 35 至 37 段)。

24. 此外，2012 年 1 月，最高法院维护了《以色列公民和入境法》的合宪性。该法禁止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结婚的以色列人与家人团聚。该法特别对与其余被占领土居民结婚的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影响。因此，此类巴勒斯坦家庭被迫迁至国外、非法生活在一起或分开生活。正如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回顾的那样，²³ 该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法所载绝对禁止歧视的规定，特别是以色列已批准并有义务遵守的若干条约的规定，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²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²⁵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²⁵ 和《儿童权利公约》。²⁶

25. 1967 年至 2011 年 12 月底，大约有 14 000 名巴勒斯坦人的耶路撒冷居民身份被以色列当局吊销。²⁷

26. 此外，永久居民身份许可证仍然难以获得，家庭团聚的案例尤其如此，如东耶路撒冷人与西岸其他地方或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并希望一起居住在东耶路撒冷。2003 年以来，家庭团聚方面的冻结阻碍了“不同居民身份者”通婚。此类夫妻的子女要登记成为东耶路撒冷居民，其过程依然漫长而又艰巨(见 A/66/356，第 38 段)。

27. 定居活动有时包括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此类活动仍然威胁着东耶路撒冷居民，使其有可能被迫流离失所。尤其受影响的是耶路撒冷旧城和锡勒万，以及 Sheikh Jarrah 居民区的 500 人。²⁷

定居点和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28. 安全理事会第 446(1979)号决议认为以色列定居点是非法的，并严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定居点的非法性是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九条确定的。该条规定，“占领国不得将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这些定居点还被视为“驱逐传统居民……和控制巴勒斯坦领土的新战线”的一部分。¹³

²² 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 年和 1907 年海牙公约与宣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 年，纽约)。

²³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提供的资料，2012 年。

²⁴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 卷，第 9464 号。

²⁵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²⁶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²⁷ “东耶路撒冷：人道主义方面的主要关切”，第 1 页。

29. 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大约有 519 000 名以色列定居者居住在 144 个非法定居点²⁸ 和 100 个前沿定居点。这些前沿定居点通常为规模较小的定居点，往往得到政府的容忍和支持，有时违反以色列法院的裁决，根据以色列法律，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²⁹

30. 以色列当局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夺取了西岸约 40%的土地，目的是使以色列平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定居。³⁰

31. 此外，在巴勒斯坦居民与以色列定居者中，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遭到制度化的歧视，定居者的利益优先于巴勒斯坦人的利益。除其他外，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有两个司法系统，一个系统针对巴勒斯坦人，另一个针对以色列定居者。³¹ 以色列政府还向以色列定居者提供福利，作为鼓励其迁至非法定居点的奖励措施。这些奖励措施包括经济利益、低住房费用和高生活标准。³²

定居活动

32. 2011 年是定居活动增加的一年，与 2010 年相比，新建定居点增加了 20%。一些计划修建的定居单元位于对巴勒斯坦的领土毗连性极为重要的地区。³³

33. 此外，2011 年，以色列内阁宣布其有意使 2 300 名定居者居住的 11 个前沿定居点正式合法化，使其成为得到充分承认的定居点，并有意使在现有定居点上非法修建的数百个单元合法化。³³

34. 2011 年，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有 4 000 个新的定居者住房单元获得核准。这是至少自 2006 年以来最高的数字。²⁰ 以色列政府还开始在位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居民区中心的三个地点修建 55 个新的定居单元。³³

35.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以色列当局扩大了被占领土内的定居点，新建了 28 000 个住房单元，这些单元可容纳 103 000 名定居者。³⁴

²⁸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1 年 8 月 3 日新闻稿，可查阅：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Sett_E2011.pdf。

²⁹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记录的信息，可查阅：www.btselem.org/settlements/statistics。

³⁰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概况介绍，“剥夺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定居者霸占巴勒斯坦人水泉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2012 年 3 月，第 4 页，可查阅：www.ochaopt.org/documents/ocha_opt_springs_report_march_2012_english.pdf。

³¹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第 12 页。

³² 以色列将西岸大部分定居点界定为优先地区。见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www.btselem.org/settlements/migration。

³³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记录的信息，可查阅 peacenow.org.il/eng/2011Summary。

³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事务部，2011 年以色列活动报告(2012 年 1 月)，第 3 页。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36. 以色列当局未能对定居者实施暴力和霸占巴勒斯坦人财产的行为采取执法手段,继续使被占领的西岸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从而鼓励了进一步暴力行为。²这一点也持续违背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最根本义务,即保护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并根据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为儿童提供特别保护(另见 A/66/358,第 27 段)。³⁵

37. 2011 年的记录显示,导致巴勒斯坦人伤亡或其财产被破坏的定居者袭击活动次数与 2010 年相比增加了 30%。² 2011 年的数字比 2009 年记录的数字高 165% 以上。大约有 10 000 株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树木被以色列定居者破坏或连根拔起,其中主要是橄榄树,对数百个巴勒斯坦家庭的生计造成严重影响。¹²

38. 2011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以色列定居者破坏他人财产,并放火焚烧了 7 座清真寺和 1 座教堂。³⁶

39. 定居者频繁骚扰上学途中的巴勒斯坦儿童,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袭击行为。据报告,这使很多儿童及其家人不愿上学,从而侵犯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见 A/66/358,第 27 段)。

4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记录了若干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以色列军队看起来在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社区时直接为其提供了支持。以色列部队重点分散巴勒斯坦人或将其驱赶出其土地,而不是保护他们和他们的私有财产,使其免受以色列定居者侵害。¹²

隔离墙

41. 以色列违背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继续在西岸修建 708 公里长的隔离墙,其长度是西岸与以色列之间 320 公里长的 1949 年停火线(绿线)的两倍多。约 85% 的隔离墙路线经过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以内。到 2011 年年底,61.8% 的隔离墙已建成,还有 8.2% 正在修建中,另外 30% 已计划但尚未修建。²

42. 隔离墙建成后将把西岸大约 11.9% 的土地和 27 500 名巴勒斯坦人隔离在“接合区”,³⁷ 同时对另外 247 800 人直接造成影响。³⁸ 此外,隔离墙将把东耶路撒

³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

³⁶ 见巴勒斯坦监测小组的每月报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事务部),可查阅: www.nad-plo.org/monthlyreports.php。

³⁷ 西岸的接合区位于隔离墙与绿线之间,与西岸其余地区完全隔离。

³⁸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记录的信息,可查阅: www.btselem.org/separation_barrier/statistics。

冷及其 270 000 名巴勒斯坦居民从其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隔离，并使东耶路撒冷行政区的近 55 000 名居民实际与市中心隔离。²⁷

43. 目前约有 6 500 名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隔离墙与绿线之间的封锁区。²

44. 巴勒斯坦人要进入接合区的土地，须穿过在隔离墙上修建的 66 扇指定大门，其中多数大门仅在橄榄收获季节开放，并且通常仅在白天的有限时间内开放。此类进出还取决于是否获得以色列当局的许可证。申请人要想申请或续办此类许可证，必须符合以色列安全方面的考虑，并提交文件证明“与土地有关系”。² 2011 年 4 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否决了以色列组织提交的反对这一许可证制度的请愿书。³⁹

行动限制和封锁政策

加沙地带封锁

45.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封锁继续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违反以色列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见A/66/370，第 12 段)，对弱势群体和试图帮助他们的援助机构产生严重的影响。⁴⁰

46. 2010 年 6 月，以色列把允许进入加沙的货物放行清单改为禁止进入加沙的货物禁行清单。以色列当局颁发有关限制进口“双重用途”物品的清单，该清单现在仍有效。该清单中有些物品，无论是以色列法律还是任何其他国际标准都不认为可以有双重用途。该清单还缺乏具体细节，因此非常广泛，其中包括水和环卫项目的大多数建筑材料和设备。因此，尽管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加沙地带的进口增加了，但还不到 2007 年以前水平的 40%。²

47.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期间，加沙地带的农用原料和动物饲料进口量下降，显示 2010 年 6 月有关放宽贸易的决策并没有改善对加沙地带的农业投入。⁴¹

48. 2011 年 6 月接受调查的私营部门制造公司报告，21%的生产基本原料在加沙根本没有供货。²

49. 由于进口材料需要专门批准，这导致一些解决人道主义需求的重要项目长期延误。除了等待以色列审批基础设施项目产生延误之外，这还促使各主要领域进一步恶化，如住房、供水和环卫等重要国际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捐助方对具体项目认捐的资金今后也可能不会到位。²

50. 到 2010 年和 2011 年各季结束时，向欧洲出口康乃馨和草莓等经济作物的总额没有超过封锁前水平的 25%，而蔬菜出口只是封锁前水平的 0.4%。⁴¹

³⁹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第 36 页。

⁴⁰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的信息，2012 年。

⁴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的信息，2012 年。

加沙地带内的“限制出入区”

51. 除封锁之外，以色列还在加沙地带及其海岸沿线的陆地和海洋实行“限制出入区”。由于实行这项措施，巴勒斯坦人完全或部分无法进入加沙 35%的耕地和 85%的海域。⁴²

52. 2011 年记录的渔获量是过去 12 年来最低的。此外，渔民仍容易遭受海上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对渔船使用实弹和进行任意拘留。2011 年录得 72 起针对渔民的事件。²

西岸行动自由问题

53. 至 2011 年底，西岸内约有 520 项障碍妨碍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比 2010 年底的相应数字增加了 4%。其中包括长期有人驻扎的检查站和(临时有人驻扎的)非全时检查站以及无人驻扎的有形障碍，包括路卡、土墩、关卡、路障和壕沟。²

54. 限制制度往往与以色列定居点有关，以确保其扩张地区的安全或加强定居点与以色列本身的联系。这一制度继续阻碍巴勒斯坦人获得生计和基本服务。总体而言，由于行动自由受到限制，70 个村庄的 200 000 人被迫绕路，与走直接路线相比，前往最近城市的路途要远出两倍和五倍之间。到目前为止，10 个省中有 9 个省的主要城市仍有一个或多个传统入口遭到封锁。从村庄进出城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也仍被限于选定的路口。²

55. 有 122 个封锁障碍将希伯伦老城与该城的其他地区隔开，而巴勒斯坦人在某些街道开车以及有时步行仍被禁止。2011 年 6 月，以色列最高法院⁴³核准已实行十多年的旅行限制，其中禁止巴勒斯坦人穿越希伯伦中心，基本上是标明仅供以色列人使用。⁴³

56. 约旦河谷和死海约占西岸面积的 30%，近 60 000 名巴勒斯坦人居住于此。87% 的土地被划为 C 区，该区几乎所有土地划归以色列军队或定居点使用。另有 7% 的土地是 B 区的正式部分，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巴勒斯坦人进出该地区受到以色列检查站的严格限制。这些限制严重伤害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完全依赖约旦河谷外提供的服务，其中包括医院和大多数教育机构。这些行动限制还适用于救护车，不允许此类车辆进入约旦河谷。⁴⁴

57. 据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站说，2011 年期间，以色列以安全考虑为由，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阻止 4 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经 Al-Karamah 过境点前往约旦。

⁴² “加沙地带进出受限制地区：2011 年 1 月至 12 月的最新情况”，第 1 页，可查阅：<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ARA%20Update%202011.pdf>。

⁴³ 《以色列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状况》，第 34-35 页。

⁴⁴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剥夺和开发：以色列在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的政策”，2011 年 5 月，第 29 页。

进出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

58. 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继续需要持特别入境许可证进出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在四个指定检查站，人满为患，要经过多层的检查和安全程序才能进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使这一过程漫长而艰难。限制进出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给前往该城医院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希望进出耶路撒冷圣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带来特别不利的影响。²

59.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2011 年共发生 280 起涉及其工作人员的进出事件,给教师、医生和护士、社工和救灾人员以及外地办事处工作人员带来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搜查进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车辆,违反了以色列已加入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⁴⁵ 此外,进出接合区接受流动医疗保健、粮食援助、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工作队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该机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无法与接合区的社区接触。⁴⁰

开采、危及和耗尽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

60. 以色列有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政策违反 1907 年《海牙章程》和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其中规定,占领国有义务保护被占国家的自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满足原来公民的需求。

61. 巴勒斯坦人在水资源严重紧张的条件下生活。水资源短缺是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面临的严重问题,这不仅是气候条件造成的,而且也是以色列限制获取造成的。分配给巴勒斯坦人的水每人每年 83 立方米,而以色列人则每人每年 333 立方米。换句话说,一名巴勒斯坦人获得的水是分配给一名以色列人的四分之一。⁴⁶

62. 自 1967 年以来,禁止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挖掘新井,并对现有的井实行配额。尽管巴勒斯坦人人口增长,但分配给他们的水仍限制在 1967 的水平。以色列使用西岸 73%的水,另将 10%分流给其定居点,剩下 17%卖给巴勒斯坦人。⁴⁶

63. 约旦河谷地区被认为是西岸天然水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以色列控制了该地区大部分水源,并将大部分资源划归以色列定居者专用。⁴⁷

64. 西岸 30 个源泉已被以色列定居者完全接管,而其他 26 个也可能被定居者接管,因为他们经常“出游”和巡逻。受定居者活动影响的源泉至少 84%位于以色列行政当局确认为巴勒斯坦人私人拥有的土地上。⁴⁸

⁴⁵ 第 22 A (I) 号决议。

⁴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信息,2012 年。

⁴⁷ “剥夺和开发:以色列在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的政策”,第 19 页。

⁴⁸ “剥夺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定居者霸占巴勒斯坦人水泉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第 2 页。

65. 以色列定居点的废水被收集并未经处理地排放到附近的巴勒斯坦河谷，因而影响西岸的水质。此外，隔离墙隔开了“接合区”内 58 处不同的水源。因此，许多农家和社区无法生存和维护其土地。另一个负面影响是隔离墙给自然排水系统带来干扰。高降雨量的时候造成洪水泛滥以及相当大的环境和农业破坏。⁴⁶

66. 此外，为修建隔离墙，以色列拔掉了 100 000 多棵树木，并摧毁了 36 000 米灌溉工程，对西岸约 170 平方公里或 10% 的肥沃农田造成影响。⁴⁶

67.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裁决，使以色列国和私营企业能够继续利用西岸的采石场。这些做法始于 1970 年代中期，目前西岸有 10 个以色列人拥有的采石场，其中 8 个在运作中，每年生产开采材料约 1 200 万吨，其中 94% 运往以色列。⁴⁹

68. 以色列企业继续在被占领土建立并运作工业区，特别是因为以色列政府对这些活动给予减税，目前以色列有 18 个以上的工业区和 160 个工业设施设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政府本身在西岸至少修建 7 个工业区，主要位于山顶，这往往导致工业废水流入附近的巴勒斯坦土地。工厂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往往被收集并倾倒在巴勒斯坦村庄附近地区。这些废物可能损害农作物和果园，并污染土壤，对地下水造成潜在的破坏。⁴⁶

6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人们的关切，即以以色列非法将以色列境内产生的危险和有毒废物转移到西岸，因而违反《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⁵⁰

70. 在加沙地带，人们主要依靠地面水井，但由于以色列在 1967 年和 2005 年期间过量抽取地下水，井水越来越多地被咸海水渗入。因此，加沙正面临着严重水危机，并有征兆显示加沙 15 年内将无饮用水。⁴⁶

71. 因此，加沙地带的农民被迫将农业水井的污染咸水用于灌溉，从而限制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质量，除了由于因此导致食品质量退化而带来健康风险之外，还减少其出口潜力。⁴¹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72.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增长仍不可持续，经济复苏起点低，主要由非贸易部门拉动，加沙地带的经济尤为如此。这凸显了捐助方援助，而非私营部门对维持巴勒斯坦经济的重要意义。以色列对获得自然资源和市场实施限制，扼杀了巴

⁴⁹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高等法院批准掠夺：西岸的以色列采石场”，2012 年 1 月 16 日，可查阅：www.btselem.org/printpdf/127713。

⁵⁰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73 卷，第 28911 号。

勒斯坦经济的发展。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粮食不安全，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程度仍令人震惊。⁵¹

73.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1 年上半年以 10% 的速度增长。这一强劲表现归结于加沙 28% 的高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 2010 年以色列放宽封锁后，通过隧道进行的物料供给增加，建筑工程得以恢复。在西岸，同期增长仅为 4%，而 2010 年为 8%。2010 年第 4 季度至 2011 年第 1 季度期间，西岸的产出实际下降了近 5%。⁵² 持续财政紧缩、援助减少、由此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和 2011 年以色列继续实施限制造成了经济的放缓。

74. 长期发展前景依然黯淡。以色列的限制不仅提高了蔬菜、水果、糖等主要产品的价格，还继续阻碍整体农业发展，阻碍进行更合理的城市、区域经济规划和空间规划。高贸易赤字、对以色列经济的依赖仍持续存在。⁵³

75. 本报告提及的以色列实施的各种形式的限制、外来资金不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工资总额高昂及收税率低，²⁶ 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面临财政危机、私营部门削弱、商业信心下滑。⁵⁴

76. 虽然加沙 2010 年增长貌似强劲，但这主要是由于 2006-2009 年期间，贸易限制造成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收缩了 30%，随后出现恢复造成。虽然在 2010 至 2011 年间出现大幅增长，预计加沙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到 2011 年底时，仍将较 2005 年水平低 6%。⁵⁵

77. 特别是，对加沙地带的持续封锁导致对非法的“隧道经济”更为依赖，隧道经济的规模在 2011 年扩大。通过隧道进口的基本建筑材料和其他生产物资的数量远超出经以色列控制过境点的进口，尽管由过境点转移货物所受的限制相对放宽。⁴⁰ 隧道经济因此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其作用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成熟的合法商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隧道经济。⁵⁶

78.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失业水平之高仍令人震惊，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低，仅为 44.4%。2011 年第 4 季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劳动力参与者的失业率为 21%，加沙地带为 30.3%，西岸为 16.6%。受影响最大的是 20 至 24

⁵¹ 世界银行，《维持巴勒斯坦的机构建设和经济增长成就》，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11 年 9 月 18 日，第 6 页。

⁵² 《维持巴勒斯坦的机构建设和经济增长成就》，第 7 至 8 页。

⁵³ 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供的信息，2012 年。

⁵⁴ 《维持巴勒斯坦的机构建设和经济增长成就》，第 7 页。

⁵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岸和加沙近期经济态势与前景》，为特设联络委员会会议编制的工作人员报告，纽约，2011 年 9 月 18 日，第 21 页。

⁵⁶ 《被占阿拉伯领土工人的状况》，第 5 页。

岁的青年，其劳动参与率为 45.3%，失业率为 38%，难民失业率为 27.5%。⁵⁷ 西岸和加沙地带就业指标的差异反映了加沙受到更严格的外贸限制，工人在以色列就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因国内市场规模小，产出对此类限制更为敏感，以及 2006 年以来更频繁的敌对行动、公共机构和基础设施的退化导致私营部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就业有所增加，但实际收入水平持续恶化，平均月工资购买力 2011 年约下降了 2.8%。⁴⁰

79. 80%的加沙人口目前靠国际援助生存(见A/66/358，第 41 段)。考虑到国际援助减少的趋势，如加沙家庭平均收入降低 20%，则存在贫困人口比例从 33%立即增加到 49%的惊人水平的风险。⁵⁸

80. 自 2010 年 6 月，以色列禁止从西岸向东耶路撒冷输入任何药品、奶制品或肉产品，这导致巴勒斯坦经济预计年损失高达 4 800 万美元。即使商品获许进入东耶路撒冷，在通过商业过境点时须经过“背靠背”转运流程，这使巴勒斯坦贸易高昂的交易成本进一步增加。⁵³

8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即使大幅度放宽流动和出入限制，同时为经常性支出和发展支出提供充分的捐助资金，加沙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13 年时仍将较 1994 年水平低 10%。⁵⁹

粮食安全

82. 2011 年，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巴勒斯坦家庭的粮食不安全水平为 27%，在西岸为 18%，在加沙地带为 44%。⁴¹ 此外，营养指标仍令人担忧，体重不足儿童的比率从 2010 年的 3.2%增长到 2011 年的 3.9%。⁴⁰ 加沙 95%的水不适合人类饮用，这导致加沙婴儿中出现极多的高铁血红蛋白症(“蓝色婴儿”症状)病例(见 A/66/370，第 14 和 15 段)。

83. 西岸的粮食不安全主要由巴勒斯坦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获得粮食、开展生产和贸易所受的实物障碍和经济障碍造成。⁶⁰ 某些地理区域的粮食不安全水平极高，如以色列控制的C行政区、接合区和难民营。⁴⁰

公共卫生

84. 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因“铸铅行动”和封锁，加沙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过于拥挤、破旧不堪的营地中，环境、健康、商业、社会及娱乐基础设施匮乏。⁴⁰

⁵⁷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劳动力调查(2011 年 10 月至 12 月)》(2012 年 2 月)。

⁵⁸ 世界银行，《应对冲突：西岸和加沙的贫困与包容》，2011 年 10 月。

⁵⁹ 《西岸和加沙近期经济态势与前景》，第 36 页。

⁶⁰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社会经济与粮食安全调查：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1 年 2 月)。

85. 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对当地医疗服务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封锁阻碍全国健康工作规划的开展，限制保健人员参加加沙以外地区的职业发展培训，限制专业保健人员进入加沙，妨碍保健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恢复，破坏电力和燃料的供给。⁶¹

86. 2011 年，每天最长达 10 小时的电力中断使后备电源紧张，影响医疗设备，造成医疗中断或延迟。⁶¹ 据称，电力中断情况在 2012 年初期进一步恶化。

87. 封锁还加剧了基本药物的长期短缺，2011 年全年，32%至 36%的基本药物处于零库存，在所需的 900 种一次性医疗用品中，仅可获得 260 种。⁶² 例如，加沙的癌症病人仅能得到有效化疗所需的一半药品。⁶³

88. 虽然获许离开加沙地带非常困难，但此类长期短缺迫使病人转至国外医疗。在这种情况下，有 5 名病人转至加沙外医疗，在等待以色列发放许可穿过埃雷兹过境点时，或在等待合适的复诊医院预约时死亡。⁶¹

89.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估测，在难民营中，45%缺少食物的贫困难民家庭中至少有 1 名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疾病，在城市中此类家庭为 51%。

90. 在西岸，难以获得建筑许可阻碍了对初级诊所等必要保健基础设施进行适当维护和扩建。在 C 区，因绕路、路障和交通费用，271 个社区中有 22%难以获得保健服务。⁶¹

91. 虽据称有所改善，但活动限制使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非政府组织在东耶路撒冷开办的 6 所巴勒斯坦医院，而这些医院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专科医疗的主要提供单位。世界卫生组织估测，在所有进入耶路撒冷的转移病人的救护车中，有 95%无法直接进入耶路撒冷，而是由救护车“背靠背”转运。⁶¹

92. 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在 2011 年间，因与压力相关的失常，在西岸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加了 2 倍。此类需求的增加与占领引起的保护忧虑直接相关，包括暴力、隔离墙、被迫流离失所及其导致的社会经济困境。⁴⁰

93. 加沙居民继续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创伤中。54%的怀孕妇女患有抑郁症，33%患有贫血症(见 A/66/370，第 14 和 15 段)。2011 年，近东救济工程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协助的近四分之一病人是有尿床问题的儿童，而尿床是心理创伤的常见症状。抑郁、焦虑、恐惧和愤怒也是求医的常见原因。⁴⁰

⁶¹ 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2012 年。

⁶² 无国界医师组织，2011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新闻，可查阅：www.msf-me.org/en/news/news-media/news-press-releases/gaza-chronic-shortages-of-drugs-and-medical-supplies.html。

⁶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色列和被占领土：毫无改观又一年》，2012 年 2 月 6 日。

教育

94. 在西岸的C区，儿童在上学路上须克服活动限制等日常障碍，并面临来自定居者和军人的骚扰和暴力。⁶⁴ 据近期调查，在西岸 101 个受调查的巴勒斯坦社区中，有 26 个报告学童、青年和教师在往返学校途中受到以色列军人或安全部队的骚扰和(或)暴力，28 个社区报告了由定居者实施的类似暴力行为。⁶⁵

95. 因巴勒斯坦人在 C 区很难得到建筑许可证，很多学校达不到基本的安全和卫生标准，且面临拆除和停工令。⁶⁴

96. 2011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以色列定居者和安全部队据报对巴勒斯坦学校实施了 32 次袭击，其中 21 次在西岸，11 次在加沙。⁶⁶ 为 4 497 名男孩和女孩服务的 13 所学校位于限制出入区。⁶⁵

97.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报告，以色列当局下发指令，规定东耶路撒冷被占地区公立学校教科书的唯一来源是以色列管理的市政当局，从而禁止了从巴勒斯坦来源获得教科书。¹⁹

98. 为满足加沙地带所有符合条件难民儿童的需求，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需在未来 3 年内建设 100 所学校。目前，因资金长期不足，且在以色列施加的限制下无法建设新学校，加沙 94% 以上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处于两班运行。有些情况下，运输集装箱被用作教室。⁴⁰

99. 在东耶路撒冷被占地区，另需 1 000 间教室安置巴勒斯坦学校的儿童，很多既有设施也达不到标准或不适宜。²⁷ 在西岸，至少 10 000 名学生不得不在帐篷、小型面包车或铁皮棚户中学习。⁶⁴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00. 以色列 1967 年占领叙利亚戈兰，并于 1981 年通过《戈兰高地法》，声称吞并该地区。这一情况仍在继续。安全理事会在第 497(1981)号决议中宣布，以色列对叙利亚戈兰强加其法律、管辖和管理权的决定是无效的。

101. 2011 年，以色列继续扩张其定居点，叙利亚阿拉伯人继续受到歧视和出入限制，包括征用资源，仅供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定居者使用。约 19 000 名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被占叙利亚戈兰的 33 个定居点中(见 A/66/364，第 34 段)。

⁶⁴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提供的信息，可查阅：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media_59706.html。

⁶⁵ 救助儿童会，概括介绍“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受教育权”(2011 年 10 月)。

⁶⁶ 儿基会，《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2011 年 9 月和 11 月简报》。

102. 叙利亚居民的土地继续以军事或安全藉口被征用。以色列当局拒绝为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村庄扩展颁发许可证。叙利亚居民因此继续在没有以色列许可的情况下建设。尽管有效的拆除令并未执行，但对无许可证建筑施加了罚款。⁶⁷

103. 以色列正在修建 1 面 2 公里长、8 米高的墙，这将加强既有围栏，同时切断“尖叫谷”（见 A/66/370，第 59 段）。

104. 2011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部队在鸣枪警告后，对纪念“灾难日”、试图穿过停火线进入被占叙利亚戈兰的数百名抗议者开枪（见 S/2011/359）。根据记录，该事件导致 44 位平民伤亡，包括 4 人死亡。

105. 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不许使用湖水、钻自流井或制作水箱收集雨水和融化的雪水。⁶⁸ 他们因此被迫支付高价，购买从被占叙利亚领土抽取的水。据称，可获得更多水源的以色列定居者支付的价格要低很多（见 A/66/370，第 58 段）。

106. 此外，叙利亚农民可能受限额配给的限制，这不合理地切断了他们的供水，使其无法利用分配给他们的所有水源。定居者不受此类限额配给的限制。另外，对农产品征收的高额税收减少了生产者获得的收益，特别是对主要作物苹果的课税。⁶⁷

107. 就业机会仍然极少，对叙利亚大学毕业生和其他寻找职业岗位的年轻人尤为如此。在实践中，他们无法充分从事与自身学历和专业资格相关的工作。为以色列雇主工作的叙利亚工人通常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安排。他们不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也不愿加入以色列工会。他们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年轻人尤其面临离开这一地区的压力，影响着该地区已经岌岌可危的人口平衡。⁶⁹

108. 同时，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人继续被禁止看望他们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家庭成员（见 A/66/364，第 34 段）。多位叙利亚居民据称因试图与母国联系而被捕。⁶⁷

109. 受以色列拘禁的叙利亚人的状况和境遇令人关切，包括探亲受限、侮辱人格的待遇和被剥夺教育机会。数十位叙利亚人据称在未受任何正式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见 A/66/370，第 60 段）。

110. 地雷继续对被占叙利亚戈兰的平民造成严重威胁。迄今，已记录了 532 人伤亡，其中包括 202 人死亡。⁶⁷ 由于地雷长期存在及其引爆装置的恶化，其威胁程度加剧（见 S/2011/748，第 6 段）。

⁶⁷ 《被占阿拉伯领土工人的状况》，第 31 页。

⁶⁸ 《被占阿拉伯领土工人的状况》，第 31 和 32 页。

⁶⁹ 《被占阿拉伯领土工人的状况》，第 32 页。

六. 结论

111. 虽然为支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占领继续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112. 以色列的侵犯，包括暴力、定居、对巴勒斯坦人和被占叙利亚戈兰叙利亚人的限制和歧视，以及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后果，不利于实现和平与建立信心。占领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终止以此作为谈判解决方案和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以停止冲突并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国际社会应不懈努力，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通过在中东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来实现这一目标。
